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无冲用難名

故云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惚无也恍有也此見曰象自无而降有其中此見一切物象

恍兮惚其中有物

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无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

杳兮冥其中有精

惚恍有无杳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杳冥之精本无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

故云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

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曲已以應務則全

枉則直

枉已以申人則直

窪則盈

執謙德則常盈

弊則新

守弊薄則日新

少則得

抱一不離則无失

多則惑

有為多門則惑亂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聖人抱守薄一故可以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已以應務則其德

全自明

不自是故彰

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已以申人則其是

直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已矣

不自矜故長

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術則人樂推其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此言天下賢與不肖

无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

全理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道者同於道
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於道用矣

失者同於失
執言滯教无由了悟不悟則迷道自同於失矣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信不足有不信

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跂者不立踰者不行
跂舉踵而望也踰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踰求行履乎

自見者不明
露才揚已動而見无故不明
自是者不彰

是已非人直為慈府故不彰

自伐者无功
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无功

自矜者不長
矜術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德者

不處
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德之人不處斯事矣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

寂子寥乎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吾見有物生成隱无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逆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逆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逆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逆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逆

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

云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為生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無為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重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

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奈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

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巨躁求則主不滿故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无行相故云善行

如此則心與道冥故无轍迹可尋求

善言无瑕謫

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无瑕疵謫過

善計不用籌筭

能了諸法本无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筭自能服了既无計筭非善而何

善閉无關鍵而不可開

無忘言行不入異門心无邊境之迷境无

起心之累雖无關鍵其可開乎

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

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无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

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无棄者

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道則无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

役使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賢未為極致
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无
所貴所以愛賢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
愛賢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師賢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
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
是為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俗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雄者患於用牡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
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舍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无極

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
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忒
德用不窮故復歸於无極忒差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
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夫樸道
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令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
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聖人用之則為
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
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之者必待曆數
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

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神器故
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
之臣

執者失之

層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
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今失之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隳

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
隨之於後或煦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
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无德則隳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
其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
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抗兵如使彼必應之其事既好
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
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

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眾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為寇

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為深戒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

此爾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

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也非君子之器

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貴兵謀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夷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淡為上

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

必多殺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樂

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人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

以悲哀傷泣之爾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則受爵居於右位

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為資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

常无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

則至大也故无敢以道為臣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道精一无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既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

无危殆之事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无所不照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

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爾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无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者死而不亡者壽

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欲知足強力動

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兮无繫而能應物左右无所偏名矣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

愛養羣材而不為主宰於物无欲則可名

於小言不可名小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為主可名為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大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樂與餌過客止

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致平泰亦為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

遠塵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淨淡然无味始除察察之政終

君體道清淨淡然无味始除察察之政終

化溥薄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人君以道德清淨為教初出於口淡乎其
无味不似俗中言教有懇譽畏侮等也
視之不可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以道鎮淨初无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
不足聞而溥風大行萬物既阜歲計有餘
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
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
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
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
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眾生根性故以
權實覆却相明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
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
將欲歛歛眾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

今自困於愛欲則當歛歛其強弱等義略
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
微明

柔弱勝剛強
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
者必勝於剛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
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淵則為人所擒
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

道常无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妙本清淨故常无為物時以生而无不為
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為則萬物自化君之
无為而溥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无為清淨而復欲
動作有為者吾將以无名之樸而鎮靜之
无名之樸道也

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
此无名之樸而今有迹將恐寻迹喪本復
入有為故於此无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
於无欲无欲亦亡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
平矣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二